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九

左編

奸類

唐李林甫

武惠妃寵傾後宮子壽王盛王尤愛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爲萬歲計妃德之侍中裴光廷夫人武三思女嘗私林甫而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廷卒武氏請力士以林甫代爲相力士未敢發而帝因蕭嵩言自用韓休方具詔武氏撻語林甫使爲休請休既相重德林甫而與嵩有隙乃薦林甫有宰相才妃

韓休且
爲所弄

洪利底

陰助之。卽拜黃門侍郎尋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三品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建言農人場圃
未畢須冬可還林甫陽蹇獨在後帝問對曰臣非疾
也願奏事二都本帝王東西宮車駕往幸何所待時
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卽駕而西帝
欲進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謂林甫封賞待
名臣大功邊將一上最可遽議要與公固爭林甫然
許及進見九齡極論而林甫抑嘿退又漏其言仙客
明日見帝泣且辭帝滋欲賞仙客九齡持不可林甫
爲人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聞善林甫不專也由

是益疏薄九齡。俄與耀卿俱罷政事。專任林甫。相仙客矣。初三宰相就位。二人整折趨。而林甫在中。軒轅無少讓。喜津津。出眉宇間。觀者竊言。一鵬挾兩兔。少選詔書出。耀卿九齡以左右丞相罷。林甫嘻笑曰。尚左右丞相耶。目恚而送。乃止。公卿爲戰栗。於是林甫進兼中書令。帝卒用其言。殺三子。天下冤之。帝將立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道壽王。語祕不傳。而帝意自屬忠王。壽王不得立。太子旣定。林甫恨謀不行。且畏禍。乃陽善韋堅。堅太子妃兄也。使任要職。將覆其家。以搖東宮。及構堅獄。而太子絕妃。自明。林甫計黜杜

良娣之父有隙與婿郝勣不相中勣浮險欲助林甫乃上有隙變事捕送詔獄賜死逮引裴敦復李邕等皆林甫素忌惡者株連殺之太子亦出良娣爲庶人未幾擿濟陽別駕魏林使誣河西節度使王忠嗣嘗自言我幼養宮中與忠王相愛欲擁兵佐太子帝不信然忠嗣猶斥去林甫數白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兒在內安得與外人相聞此妄爾林甫數危太子未得志一日從容曰古者立儲君必先賢德非有大勳力於宗社則莫若元子帝久之曰慶王往年獵爲豹傷面甚答曰破面不愈於破國乎帝頗惑曰朕徐思之

然太子以謹孝聞內外無基言故飛語不得入帝無所發其猜林甫善刺上意時帝春秋高聽斷稍息願繩檢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養君欲自是帝深居燕適沈蠱衽席林甫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饗夫御婢皆所欵厚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性陰密忍誅殺不見喜怒而柔令初若可親既崖窵深阻卒不可得也公卿不由其門而進必被罪徙附麗者雖小人且爲引重同時相若九齡李適之皆遭逐至揚慎矜張瑄等綠坐數百人竝相繼誅以王鉷吉溫羅希夷爲瓜牙數興大

獄衣冠爲累。息適之子。嘗嘗。盛具。召賓客。畏林甫。乃終日無一人往者。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構大臣。卽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卽其家碎矣。子岫爲將作監。見權勢熏灼。惕然懼。常從游後園。見輦重者。跪涕曰。大人居位久。枳棘滿前。一旦禍至。欲比若人可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然。可柰何。李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以富國。主上未之知也。他日適之因奏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爲愛已。薄適之慮事不熟。

唐元載

元載，鳳翔人，載嗜學工文。天寶初，下詔舉明莊老列文四子學者，載策入高第，歷官度支郎中，占奏敏給。肅宗異之，累遷戶部侍郎，克度支江淮轉運等使，帝不豫，李輔國用事，輔國妻，載宗女也，因相締昵。會京北尹缺，輔國白用載，載意屬國柄，固辭。輔國曉之，翼日拜同平章事，領使如故。代宗立，輔國勢愈重，數稱其才，進拜中書侍郎，載以度支繁浩，有吏士督責，損威籠，乃悉天下錢穀，委劉晏，未幾，判天下元帥行軍司馬，盜殺李輔國，載陰與其謀，乃復結中人董秀厚。

啖以金使刺取密旨。魚朝恩驕橫震天下，與載不叶。憚之，雖帝亦銜恚，乃乘間奏誅朝恩。帝畏有變，載結其愛將爲助，朝恩已誅，載得意甚。時擬奏文武官功狀多謬舛，載虞有司駁正，乃請別勅授六品以下官。吏部兵部卽附甲團奏，不須校勘，欲示權出于已。又與王縉請以河中爲中都，襄關輔河東十州稅奉京師，選兵五萬屯中都鎮禦四方。抄秋行幸，上春還，可。以避蕃戎侵軼之患，載以議人卽從，潛遣所由吏於河中經圖宮殿築私第。帝聞惡之，置其議。初，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寄治涇州，大曆八年吐蕃寇邠寧，議

者謂三輔以西無襟帶之固而涇州散地不足守載
嘗在西州具知河西隴右要領乃言於帝曰國家西
境極於潘原吐蕃防戍乃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間
草薦水甘舊壘存焉比吐蕃毀夷垣墉棄不居其右
則監牧故地巨壑長濠重複深固原州雖早霜不可
藝而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以足食請徙京西軍
戍原州乘間築作二旬可訖貯粟一歲戎人夏牧青
海上羽書北至則我功集矣徙子儀大軍在涇以固
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隴山之關北抵于河皆連山
峻險寇不可越稍置鳴沙縣豐安軍爲之羽翼北帶

靈武五城爲之形勢，然後舉隴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謂斷西戎脛。朝廷高枕矣。因圖上地形，使吏間入原州，度水泉計，徒庸車乘，舂錘之器，悉具而田。神功沮短其議，乃曰：與師料敵，老將所難，陛下信一書生言，舉國從之，誤矣。帝由是疑不決。帝始未甚重佛，宰相元載、王縉皆好佛，縉尤甚。大曆十二年三月庚辰，仗下。帝御延英殿，遣湊收載及縉繫政事堂，分捕親吏諸子下獄。詔吏部尚書劉晏、禮部侍郎常袞等訊而責辯。端目皆出禁中，遣中使臨詰陰事，皆服。乃下詔賜載自盡，先杖殺董秀于禁中。載請主者願得快死。

注者曰相公須受少污辱勿怪乃脫穢戰塞其口而
殺之貶縉州刺史載妻王忠嗣女也及子伯和等
皆伏誅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貶
吏部侍郎楊炎等十餘人皆載黨也載嘗引有文學
才望者一人親厚之異日欲以代已故炎及於貶

唐盧杞

盧杞祖懷慎父奕死安祿山之難籍蔭爲清道率府
兵曹參軍稍遷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爲民
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請食
之獮豨曰守虢而憂他州宰相材也詔以豕賜貧民

遂萌意柄在矣。俄召爲御史中丞，論奏無不合。踰乘
邊沃夫，不閱旬，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大理卿嚴
郢與炎有隙，卽擢郢御史大夫，以自助。炎卒，逐死平
章張鎰。帝所倚愛，未有以間。會隴右用兵，杞乃見帝，
僞請行，帝不可。卽薦鎰守鳳翔，杞旣用，嚴郢傾楊炎，
又惡郢。時幽州朱滔與泚有違言，誣其軍司馬蔡廷
王間闕，請殺之。俄而滔反，帝欲斥之以悅滔，下御史
鄭詹按狀，貶柳州司戶叅軍。敕吏護送，廷王疑送滔
所，因自沈于河。杞奏恐泚疑爲詔所殺，願下詹三司
雜治。又御史所爲稟大夫，命并劾大夫。郢初詹善宰

相張鎰每伺杞晝眠獨詣鎰杞知之它日杞假寢佯
熟伺詹果來方與鎰語杞卽徑至鎰便坐詹趨避杞
遽及機事鎰不得已曰鄭侍御在杞陽驚曰向所言
非外所得聞至是并按有詔詹杖死流郢費州鎰尋
罷相杜佑判度支帝尤寵禮杞短毀百緒訖貶蘇州
刺史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於外真卿謂杞
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
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然恨之益甚會李希烈逼東
都勢猖獗上問計於盧杞對曰希烈年少騎將恃功
驕慢將佐莫敢諫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爲陳

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爲然，卽令宣慰其軍，卒爲賊害。故宰相李揆有雅望，畏復用，遣爲吐蕃會盟使，卒于行。李洧以徐州降，有所經畧，使人誤先白鎰，扼怒沮解之，不使有功。其徂害隱毒，天下無不痛憤。是時兵屯河南北，拏不解，財用日急。於是度支條軍所抑給，月費緡百餘萬，而藏錢纔支三月。杞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其黨韋都、賓等建言商賈儲錢千萬，聽自業，過于萬者貸其贏以濟軍。軍罷約取償于官，帝許之。京兆暴

責其期。校吏頸。長安尉荷枝乘車大搜。屢里疑占。列
不盡。則笞掠之。人不勝。寃自頌。溝瀆者相望。京師囂
然。不闕日。然悉田宅奴婢之直。絳止八十萬。又僦櫃
質舍。居貨粟者。四貸其一。僅至二百萬。而長安爲閉。
肆民皆邀宰相所。訢祀無以踰。驅而去。帝知民愁忿。
而所得不足給師。罷之。贊術窮。於是間架除陌之暴。
縱矣。帝出奉天。祀與關播從。上卒迫行幸百僚。諸王
鮮有知者。後數日。崔寧自賊中來。上初喜甚。寧私謂
所親曰。聖上聰明英邁。從善如轉圜。但爲盧杞所惑。
故至此。杞聞。乃潛與王翊圖議。陷之。初涇原兵作亂。

之夕寧與翊及御史大夫于願俱出延平門而數下馬便液每下輒良久翊等促之不敢前又懼賊兵追及翊乃大聲而言口已至此不必顧望至奉天翊具以事聞會朱泚行反間僞除柳渾宰相置寧中書令寧朔方掌書記康湛時爲齎屋尉翊逼作寧遺朱泚書使寧無以自辨翊遂獻之杞因誣奏曰崔寧初無葵霍向日之心聞於城中與朱泚堅爲盟約所以後於百辟今事果驗使兇渠外逼奸臣內謀則大事去矣因俯伏歎曰臣備位宰相危不能持顛不能扶折宜當萬死伏待斧鉞上命左右扶起之既還俄有中

人引寧於幕後二力士自後縊殺之時年六十一初將誅寧召至朝堂云令江淮宣慰尋命學士陸贄草誅寧制贄求寧與朱泚書將以狀坐之復亂言云其書已失寧既得罪籍沒其家中外稱其寃乃赦其家歸其資產靈武杜希全率鹽夏二州士六千來赴帝議所從道杞請道漠谷渾瑊曰不然彼多險且爲賊乘不如道乾陵北踰雞子堆而屯與爲犄角賊可破矣帝從杞議賊果扣隘兵不得入奔還邠州李懷光自河北還數破賊泚解去或謂王翊趙贊曰聞懷光常斥宰相不能謀度支賦歛重而京兆刻損軍賜宜

誅之以謝天下。方懷光有功，上必聽用其言。公等殆矣。二人以白杞杞懼，即請帝曰：懷光勲在宗社，賊憚之破膽，今因其威，可一舉而定。若許來朝，則犒賜留連，賊得哀整殘餘，為完守計，圖之實難。不如席勝使平京師，破竹之勢也。帝然之。詔懷光無朝，進屯便橋。懷光自以千里勤難，有大功，為奸臣沮間，不一見天子，內怏怏無所發。遂謀反。因暴言杞等罪惡，士議誼沸，皆指目杞。帝始寤，貶為新州司馬。興元赦，令徙吉州長史。杞曰：上必復用我。貞元元年，詔拜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當行詔書，不肯草。於是諫臣趙霑

等衆對極言。杞罪帝語宰相曰。投記大州可乎。李勉曰。陛下與大州亦無難。如四方之謗何。乃詔爲澧州別駕。後散騎常侍李泌見帝曰。高等論杞事。朕可之矣。泌頓首賀曰。比日外謂陛下漢之桓靈。今乃知堯舜主也。帝喜。杞遂死澧州。初尚父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惟問其故。子儀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矣。楊炎旣構劉晏之罪。貶官司農卿。庾準與晏有隙。乃用準爲荆南節度使。諷令誣晏以忠州叛。殺之。妻子徙嶺表。李正已上表請殺晏之罪。指斥朝

廷炎懼乃遺腹心分往諸道裝翼東都河陽魏博孫
成澤潞磁邢幽州盧東美河南淄青李舟山南湖南
真定淮西聲言宣慰而意實說謗言晏之得罪以昔
年附會奸邪謀立獨孤妃爲皇后上自惡而殺之非
他過也或有密奏炎遣五使往諸鎮者恐天下以殺
劉晏之罪歸已推過於上耳乃使中人復炎辭於正
已還報信然自此德宗有意誅炎矣待事而發乃擢
用盧杞爲門下侍郎平章事炎轉中書侍郎仍平章
二人同事秉政杞無文學儀貌寢陋炎惡而忽之每
詿疾息於他閣多不會食杞亦銜恨之舊制中書舍

人分押尚書六曹以平奏報開元初廢其職杞請之
炎固以爲不可杞益怒又密啓中書主書過逐之炎
怒曰主書吾局吏也有過吾自治之柰何相侵屬梁
崇義叛德宗欲以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統諸軍討之
炎諫曰希烈始與李忠臣爲子親任無雙竟逐忠臣
而取其位背本若此豈可信也居常無尺寸功猶強
不奉法異日平賊後恃功邀上陛下何以馭之初炎
之南來途經襄漢固勸崇義入朝崇義不能從已懷
反側尋又使其黨金部員外郎李舟使馳說崇義初
涇原劉文喜爲亂舟奉詔入涇州俄而帳下斬文喜

以聞四方傳舟能覆軍殺將反側者皆惡之舟至以
入朝勸崇義崇義不悅因而拒命遂圖叛逆皆炎道
而成之至是德宗欲假希烈兵勢以討崇義然後別
圖希烈炎又固言不可上不能平乃曰朕素許之矣
不能食言遂以希烈統諸軍會德宗嘗訪宰相辭臣
中可以大任者盧杞薦張鎰嚴郢而炎舉崔昭趙惠
伯上以炎議論踈闊遂罷炎相爲左僕射後數日中
謝對於延英及出馳歸不至中書盧杞自是益怒焉
杞尋引嚴郢爲御史大夫初郢爲京兆尹不附炎炎
怒之諷御史張著彈郢郢罷兼御史中丞炎又夙聞

源休與郢有隙，乃拔休自流人爲京兆尹，令同郢過。休蒞官後，與郢友善。炎大怒，張光晟方謀議殺迴，乾酋帥炎乃以休爲入迴，乾使休幾爲虜所殺。郢尋坐以度田不實，改爲大理卿。時人惜之。至是，杞因群情所欲，又知郢與炎有隙，故引薦之。炎子弘業不肖，多犯禁受賂，請託郢按之，兼得其他過。初，炎將立家廟，先有私第在東都，令河南尹趙惠伯貨之。惠伯爲炎市爲官廨，時惠伯自河中尹都團練觀察使初受代，郢奏追捕惠伯詰案，御史以炎爲宰相，抑吏貨市私第，貴佑其宅，賤入其幣，計以爲贓。杞召大理正田晉

評罪晉曰宰臣於廢官比之監臨官市賈有美利計其利以乞取論罪當奪官祀怒謫晉衡州司馬更召他吏繩之曰監主自盜罪絞開元中蕭嵩將於曲江南立私廟尋以玄宗臨幸之所恐置廟非便乃罷之至是炎以其地爲廟有飛語者云此地有王氣炎據之必有異圖語聞上愈怒遂貶崖州司馬道中使護送縊殺之

唐王叔文

王叔文山陰人也貞元間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叔文善碁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諂詭多計自言讀

本
原
自
腐

書知治道乘間常爲太子言民間疾苦太子嘗與諸侍讀及叔文等論及宮市事太子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自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自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爲太子言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擘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

等定爲死友而凌準程昇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時順宗失音不能決事常居深宮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自德宗大漸王伾先入稱詔召王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忠言稱詔行中外初無知者王叔文欲專國政首引執誼爲相已用事於中與相唱和大抵叔文依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

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
伊日周日管曰葛儻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
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
目素與往還者相次拔擢至日除數人其黨或言曰
某可爲某官不過一二日輒已得之於是叔文及其
黨十餘家之門晝夜車如市候見叔文任者至宿其
坊中餅肆酒壚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任尤關茸專
以納賄爲事作大厩貯金帛夫婦寢其上三月以王
任爲翰林學士以王叔文爲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先
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

取軍士以固其權。又懼驟乘重權，人心不服。籍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為副，以專之。叔文雖判兩使，不以簿書為意。日夜與其黨屏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為。以御史中丞武元衡為左庶子。德宗之末，叔文之黨多為御史。史元衡薄其為人，待之芥鹵。元衡為山陵儀仗，使劉禹錫求為判官，不許。叔文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已，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從，由是左遷。侍御史竇羣奏屯田員外郎劉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謁叔文，揖之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羣曰：

去歲李寶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遂巡路旁
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旁無如
公者乎其黨欲逐之韋執誼以羣素有疆直名止之
上疾久不愈時扶御殿羣臣瞻望而已莫有親奏對
者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
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皆先朝任使
舊人疾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恣乃啓上召翰林學士
鄭絀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太子制時牛昭容輩以廣
陵王淳英睿惡之絀不復請書紙爲立嫡以長字呈
上上領之立淳爲太子更名純宰相賈耽以王叔文

黨用事心惡之標疾不出屢乞骸骨諸宰相會食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遂逃慙報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筯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閣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願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卧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夏四月上御宣政殿册太子百官觀太子儀表退皆相賀至有感

泣者中外大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
甫題諸葛詩日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聞者哂之先是太常卿杜黃裳爲裴延齡所惡留滯
臺閣十年不選及其婿韋執誼爲相始選太常卿黃
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
一官柰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
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以給事中陸淳爲
太子侍讀仍更名質韋執誼自以專權恐太子不悅
故以質爲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及質伺間有
所言太子怒曰陛下今先生爲寡人講經義爾何爲

預他事質惶懼而出章臯上表以爲陛下哀毀成疾
猶總萬幾故久而未安請權令皇太子親監庶政候
聖躬痊愈復歸春官臣位兼將相今之所陳乃其職
分又上太子箋以爲聖上遠法高宗亮陰不言委政
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重
任賞罰縱情墮紀紊綱散府庫之積以賂權門樹置
心腹徧於貴位潛結左右憂在蕭牆竊恐傾太宗威
業危殿下家邦願殿下卽日奏聞斥逐羣小使政出
人主則四方獲安臯自恃重臣遠處西蜀度王叔文
不能動搖遂極言其姦俄而荆南節度使裴均河東

節度使嚴綬箋表繼至。意與臯同。中外皆倚以爲援。而邪黨震懼。王叔文旣以范希朝韓泰主京西神策軍諸宦者尚未寤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宦者始寤兵柄爲叔文等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馳歸白之叔文計無所出唯曰柰何柰何叔文旣有母喪韋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已者聞者恟懼自叔文歸第王伾失據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爲相宜總北軍旣不

獲則以爲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是日任坐翰林中疏言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臥至夜忽叫曰任中風矣明日遂與歸不出以倉庫郎中判度支案陳諫爲河中少尹任叔文之黨至是始去

李訓

李訓始名仲言故宰相揆族孫擢第進士辟河陽節度府先是鄭注以方技游江湖間注詭譎陰狡得幸於王守澄太和五年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東部侍郎王璠爲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

莊任守澄知之陰爲之備上弟漳王湊賢有人望注
冷神策都虞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守澄奏
之。上甚怒守澄欲卽遣二百騎屠申錫家飛龍使馬
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宜召他相與共其
事守澄乃止是日遣中使悉召宰相至延英示以守
澄所奏上命守澄捕豆盧著所告十六宅官市品官
命敬則及申錫親吏王師文等于禁中鞠之師文亡
命申錫罷爲右庶子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正雅連
上疏請出內獄付外廷覈實由是獄稍緩敬則等自
誣服稱申錫遣王師文達意於王結異日之知獄成

左常侍翟元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夫猶不可不謹慎。况宰相乎。上意稍解。曰當更與宰相議之。乃復召宰相入。牛僧孺白之。鄭注恐覆案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申錫竟卒於貶所。太和七年。前邠寧行軍司馬鄭注依倚王守澄。上深惡之。侍御史李疑閣內奏彈注。內通敕使外連朝士。請付法司。守澄等匿注於右軍。左軍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皆惡注。左軍將李弘楚說元素曰。鄭注奸滑。今因御史所劾。應彈中尉弘楚。請以中尉意詐為有疾。召使治之。未刺中尉延與坐。弘楚侍側。伺中尉舉目。擣出杖殺之。

中尉因見上叩頭請罪，具言其奸。楊王必助中尉進言，元素以爲然，召之。注至，螻鼠伏，佞辭泉湧。元素不覺執手，欵曲諦聽，忘倦。弘楚謂伺再三，元素不顧，以金帛厚遺注而遣之。弘楚怒曰：「中尉失今日之斷，必不免他日之禍矣。」王涯之爲相，注有力焉。且畏王守澄，遂寢李疑之奏。守澄言注於上而釋之，尋奏爲侍御史，克右神策判官。訓從父逢吉爲宰相，以訓陰險善謀事，厚昵之。坐事流象州，赦還居東都。鄭注佐昭義府，訓慨然曰：「當世操權力者，皆齷齪。吾聞注好事，有中助可共事，因往見注，相得其歡。上始得風疾，

印亮未有
才從富發
二字無身
結局者

不能言於是守澄薦昭義行軍司馬鄭注善醫上徵
注至京師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時逢吉方畱守快
快不樂思復用知訓與注善付金幣百萬使西至京
師厚結注注喜介之謁王守澄善遇之卽以注藥術
訓經義拜薦於帝訓持詭辯激昂可聽善鉤揣人主
意又以身儒者海內望族既見識擢志望不淺始宋
申錫謀誅守澄不克死宦尹益橫而憲祖之弑罪人
未得注陰知帝指屢建密計引訓叶力帝外託講勸
又皆以守澄進故與之謀其黨不疑訓尚緩粗帝使
衣戎服號王山人與注出入選周易博士兼翰林侍

講訓數進講至闕寺必感憤申重以激帝心帝見其
言縱橫謂果可任遂不疑而待遇莫與比帝猶慮官
人猜忌乃疏易正義示羣臣有能異訓意者賞欲天
下知以師臣待訓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
爲已任京兆尹賈餗性褊躁輕率素善鄭注注薦爲
同平章事上之立也右領軍將軍仇士良有功王守
澄抑之于是有隙訓注與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
之權以士良爲左神策中丞守澄不悅秋七月訓進
翰林學士知制誥居中倚重實行宰相事中尉韋元
素樞密楊承和王踐言久居中用事爭權不叶李訓

鄭注因之出三人于諸鎮皆爲監軍已而皆竄遠州
尋賜死宦人陳弘志時監襄陽軍訓啓帝召還至清
泥驛遣使者杖殺之復以計白罷守澄觀軍容使賜
鴆死而崔潭峻前物故詔剖棺鞭屍元和逆黨幾盡
御史中丞舒元興凡訓注所惡者則爲之彈擊由此
得爲相訓本挾奇進素忌李德裕李宗閔之罷乃因
楊虐卿獄指爲黨人嘗所惡者悉陷黨中選貶無闕
日班列幾空不踰月以訓爲禮部侍郎同平章事詔
三、日、一、至、翰、林、以、終、易、義、訓、起、流、人、一、歲、至、宰、相、謂
遭時欲先誅宦豎乃復河湟攘夷狄歸河朔諸鎮意

果而謀淺。天子以爲然。每進見他宰相。備位。天子傾
意宦官。衛兵皆憎憚。迎拜。天下險。惟士微。取富貴。皆
憑以爲資。訓時時進賢才。偉望以悅士心。人皆惑之。
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爲相。侍御史李甘。楊言於朝。
曰。白麻出。我必壞之。于庭貶甘。封州同馬。然李訓亦
忌注。不欲使爲相。事竟寢。十一月壬戌。帝御紫宸殿。
約奏甘露降金吾佐。伏樹羣臣賀。訓元輿奏言。甘露
近在禁中。陛下宜親往以承天祉。許之。卽輦如含元
殿。詔宰相羣臣往視。還訓言。非甘露。帝曰。豈約妄邪。
願中尉仇士良。魚志弘等驗之。訓欲因閉止。諸宦人

使無逸者時番行餘皆辭赴鎮兵列丹鳳門外數而待訓傳呼曰兩鎮軍入受詔旨聞者趨入郊寧軍不至璠懼弗能前獨行餘拜殿下宦人至仗所約流汗不能舉首士良等恠之會風動簾幕見執兵者士良等驚走出關者將闔扉爲宦侍叱爭不及閉訓急連呼金吾兵曰衛乘輿者人賜錢百千於是隨訓入者宦人曰急矣上當還內卽扶輦決呆愚下殿趨訓攀輦曰陛下不可去士良曰李訓反帝曰訓不反士良手搏訓而質訓歷之將引刀韞中救至士良免立言孝本領衆四百東西來上殿與金吾士縱擊宦官

死者數十人。訓持輦愈急。至宣政門。宦人郝志榮推
訓仆之。輦入東上閣。卽閉宮中。呼萬歲。百官駭愕散
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祿衫衣之。走馬而出。揚言於
道曰。我何罪而竄謫。人不之疑。元輿雖知謀。不以告
王涯。涯與賈餗。元輿還中書曰。上且開延英。召吾屬
議之。兩省官詣宰相。請其故。皆曰。不知何事。諸公各
自便會。士良遣神策副使率衛士五百。挺兵出。所值
輒殺。涯等惶遽。易服步出。殺諸司吏六七百人。復分
兵屯諸宮門。捕訓黨千餘。斬四方館官。豎知訓事。連
天子。相與忿憤。帝懼。僞不語。俄而元輿涯皆爲兵所

執涯實不知謀士良榜笞急乃自暑反狀詔衛騎
餘馳咸陽奉天捕亡者大索都城分掩涯訓等第兵
遂大掠兩省印簿書輒持去明日繇金吾右仗至宣
政衛兵皆露持是時無宰相御史中丞知班久之闕
門使馬元贊啓宣政扉傳詔張仲方可京兆尹而吏
皆前死羣臣不能班帝初未知涯等被繫猶遲其不
朝既而士良曰涯與訓謀逆將立鄭注遽召僕射令
狐楚鄭覃等至帝對悲憤因付涯訊牒曰果涯書雅
楚曰然涯誠有謀罪應死是日京師兵剽劫未止帝
遣兵屯大衢鼓而儆之兵乃止下詔暴訓涯等罪訓

本易綠袴猶金帶以帽。幘面奔鄭注至咸陽追騎及之。餽匿民間。羸服乘驢。自歸。璠聚河東兵環第自衛。宦官使偏將攻之。呼曰。王涯等得罪。起尚書爲相。璠喜。啓關納之。旣行。知見給。泣曰。李訓累我。俄行餘立。言皆得自涯。十餘族并奴婢悉繫。左右軍璠見涯恚。曰。公何見引。涯曰。君昔漏宋丞相謀於守澄。今焉逃死。訓旣敗。奔鳳翔。爲蓋屋。將所執械而東。訓恐爲宦人酷辱。祈監者曰。得我者有賞。不如持首去。乃斬之。傳其首。餘黨悉擒。後一日。兩神策兵將涯等赴郊廟。過兩京。皆腰斬。獨柳之下。梟首以徇。餽臨刑憤叱。獨

元與曰：龍錯張華，尚不免，豈特吾屬哉？約最後捕，得責以反狀，不服，斬之。先是鄭注將親兵五百已發，鳳翔至扶風，知訓已敗，復還鳳翔。仇士良使人齎密勅授鳳翔監軍，以計斬之，悉誅其親兵，遂滅注家。他日帝頗思訓，數爲李石、鄭覃稱其才。

唐崔胤

崔胤，宰相愼由子也。擢進士第，累選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喜陰計，附離權彊。其外自處若簡重，而中險諂。可畏宰相崔昭緯屢薦之，由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及昭緯以罪誅，罷爲武安節度使。陸扆當國時，王室不

以全忠
相元人
相元人

亦不宜
身

苑南北司各樹黨結藩鎮內相陵脅亂素厚朱全忠
委心結之全忠爲言亂有功不宜處外故還相而逐
扈昭宗幸華州宦官稍微及光化還宮內官景務修
宋道弼復專國政亂深惡之宰相徐彥若王壽見其
陰險相傾懼危時事嘗奏曰人君當務大體平心御
物無有偏私偏任偏聽古人所患今中官怙寵道路
目之皆知此弊然未能卒改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
之陛下勿泄聖謨啓其奸詐光化初昭宗至自華後
務安反側而亂陰爲全忠地俾擅兵四討帝罷爲吏
部尚書復倚扈以相會清海無帥因拜亂清海節度

高之系

使始昭緯死皆王搏等白發其姦胤坐是賜罷既與搏同宰相胤議悉去中官搏不助請徐圖之及是外除又意搏排已頗銜之卽漏其語於全忠令露劾搏交勅使共危國罪當誅言胤不可離輔弼之地辰連上不巳上雖知其情不得已還胤河南爲司空同平章事潛言於上曰王搏奸邪已爲勅使外應不可在相位上亦疑之二年六月貶搏官賜死于藍田道弼務修亦賜死繇是權震天下四拜宰相世謂崔四入劉季述幽帝東內奉德三監國異全忠強雖深怨胤不敢殺止罷政事胤趨全忠內、處、以師西問所以幽帝狀

全忠

全忠乃遣將攻河中掠晉絳有神策軍巡使孫德昭者頗怒季述之廢立胤伺知之令判官石戩與之遊伺其深意每酒酣德昭泣下戩知其誠乃與謀曰今謀反者獨季述仲先耳足下誅此二豎復帝寶位今正其時德昭謝曰相公委使不敢避也胤乃割衣帶手書以通其意十二月晦德昭伏兵誅季述昭宗反正以功進司徒胤不就復輔政并遣使領天復元年全忠以取河中進逼周華中尉韓全誨以胤與全忠善恐導之剪除君側乃白罷政事未及免倉卒挾帝幸鳳翔胤怨帝見廢不肯從召全忠以兵迎天子令

太子太師盧渥率羣臣迎全忠，始全忠至華，遣幕府裴鑄奏事，帝不得已聽來朝。至是，胤爲之謀，乃以兵迫行在。帝下詔趨還鎮，因詔遣渥等俱西。全忠上表具言，向書詔皆出宰相，乃今知非陛下意爲所誑。誤師業入關，請得與李茂貞約，釋憾以迎乘輿。茂貞勅奏時，帝見全忠表，亦大恚，因下詔顯責之，以工部尚書罷知政事。胤出居華州。初天復後，宦官尤屈事胤，及胤請盡誅中官，以官人掌內司事，韓全誨等密知之。其於帝前求哀，乃詔胤後當密封無口。陳中官益恐，乃求知書美人宋柔等，內左右以刺陰事。胤計稍

露、刳幸之謀固矣。全忠引兵還屯河中，胤迎謁涓，齎持板自歌，以醢酒會茂貞，殺全誨等，與全忠約。和帝急召之，墨詔者四。朱札三皆辭疾，及帝出鳳翔，幸全忠軍，乃迎謁於道，復拜平章事，進位司徒，兼判六軍諸衛事。胤遂奏高祖太宗無內侍典軍，天寶後宦人竄盛，德宗分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令宦者主之，以二千人爲率。其後參掌機密，至內務百司悉歸中人。請罷左右神策內諸司使，諸道監軍，於是中外宦官悉誅。天子傳導，詔命祇用宮人。寵顏等，帝之在鳳翔，以盧光啓、蘇檢爲相，胤皆逐殺之。分斥從幸近臣陸

戾等三十餘人，惟裴贇孤立，可制。留與偕乘政，帝動靜一決於胤。無敢言胤議以皇子爲元帥，全忠副之。示褒崇其功。全忠內使輝、王幼冲，故胤籍以請。帝曰：「漢王長，若何還禁中？」召翰林學士韓偓以謀。偓陰佐胤卒，不能卻。全忠還東，到長樂，羣臣廷亂。胤獨至霸橋，置酒。乙夜，乃還。帝卽召問全忠安否，與飲。命官人爲舞劍曲。戊夜，乃出。賜二官人固讓，乃許。是時天子孤危，威令盡去。胤之劫持類如此。進侍中魏國公自鳳翔還，搆全忠將篡，願已宰相，恐一日及禍，欲搆兵自固。謬謂全忠曰：「京師迫茂，貞不可無備。須募軍。」

全於全
天之巧

以守令左右龍武羽林神策播棄之餘無見兵請軍
置四步將將二百五十人一騎將將百人使番休遣
侍以京兆尹鄭元規爲六軍諸衛副使陳班爲威遠
軍使募卒於市全忠知其意陽相然許胤乃毀浮圖
取銅鐵爲兵仗全忠陰令汴人數百應募以其子友
倫入宿衛會爲毬戲墜馬死全忠疑胤陰計大怒時
傳胤將挾帝幸荆襄而全忠方謀脅乘輿還洛懼其
異議密表胤專權亂政請誅之卽罷爲太子少傅令
其子友諒以兵圍開化坊第殺胤汴士皆突出市人
爭投瓦礫擊其尸年五十一元規陳班等皆死實天

編年之可
知此士
子也

復四年正月胤罷凡三日死死十日全忠脅帝遷洛
發長安居人悉東撤屋木自渭尋河下老幼係路墮
號不絕皆大罵曰罔賊崔胤導全忠賣社稷使我及
此先是全忠雖據河南顧強諸侯相持未敢決移國
及胤間內隙與相結得掣其禍取朝權以成強大終
亡天下胤身屠宗滅世言慎由晚無子趨異浮屠以
術求乃生胤字緇郎及爲相其季父嶺南節度使安
潛喟曰吾父兄克苦以持門戶終爲緇郎所壞後果
如其言

宋丁謂

丁謂蘇州長洲人少與孫何友善同袖文謂王禹偁

禹偁大驚重之以爲自唐韓愈柳宗元後二百年始

有此作世謂之孫丁登進士累遷三司戶部判官契

丹犯河北真宗幸澶淵以謂知鄆州兼齊濮等州安

撫使契丹深入民驚擾爭趨楊劉渡而舟人邀利不

時濟謂取死罪給爲舟人斬河上舟人懼民得悉渡

遂立部分使竝河執旗幟擊刁斗呼聲聞百餘里契

丹遂引去初議卽官城乾地管玉清昭應宮左右有

諫者帝召問謂對曰陛下有天下之富建一宮奉上

帝且所以祈皇嗣也羣臣有沮陛下者願以此論之

入知在此數語未敢也矣

王坦之密疏諫帝如朝所對告之，坦不復敢言，乃以謂
爲修正清昭應宮使，復爲天書扶持使，以吏部尚書
參知政事，時寇準爲相，尤惡謂，謂媒孽其過，遂罷準
相，旣而拜謂同平章事，周懷政事敗，議再貶準，帝意
欲謫準，江淮間謂退徐道州司馬，同列不敢言，獨王
曾以帝語質之，謂顧曰：居亭主人勿復言，蓋指曾以
第舍假準也。其後詔皇太子聽政，皇后裁制於內，以
二府兼東官官，遂加謂爲門下侍郎兼太子少傅，而
李迪先兼少傅，乃加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故事左
右丞非兩省侍郎所兼，而謂意特以抑迪也。謂所善

林特自賓客改詹事，謂欲引爲樞密副使，兼賓客。迪執不可，因大詆之。旣入對，斥謂奸邪不法事，願與俱付御史雜治。帝因格前制不下，乃罷。謂爲戶部尚書，迪爲戶部侍郎，尋以謂知河南府。迪知鄆州，明日入謝。帝詰所事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忿詈臣爾。」願復留，遂賜坐。左右欲設墩，謂願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杌進，即入中書視事如故。」乾興元年封晉國公。仁宗卽位爲山陵使，寇準、李迪再貶，謂取制草，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王違豫之初，惟此震驚，遂至沉劇。凡與準善者，盡逐之。」是時二府定議，太后與帝

五日一御便殿聽政既得旨而謂潛結內侍雷允恭
令密請太后降手書軍國事進入印畫學士草劄辭
允恭先持示謂閣訖乃進蓋謂欲獨任允恭傳達中
旨而不欲同列與聞機政也允恭倚謂勢益橫無所
憚允恭方爲山陵都監與判司天監邢中和擅易皇
堂地有司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衆議日喧懼
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謂庇允恭依違不決
有內侍自陵下還以其事奏詔問謂始謂遣使按視
既而咸謂復用舊地乃詔宰臣馮拯曹利用等就謂
第議遣王曾覆視遂誅允恭後數日太后與帝坐承

明殿召拯利用等諭曰。丁謂爲宰相。乃與宦官交通。因出謂嘗託允恭。令後苑匠所造金酒器示之。又出允恭嘗于謂求管勾皇城司狀。因曰。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議定。故皆可其奏。且營奉先帝陵寢。而擅有選易。幾誤大事。拯等奏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辨虛實。賴聖神察其奸。此宗社之福也。乃降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出宰相皆降制。時欲亟行。止令拯等卽殿廡召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布諭天下。貶崖州司戶參軍。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坐謂罷者。自叅知

政事任中正而下十數人明道中授祕書監致事居
光州卒真宗崩議草遺制軍國事兼取皇太后處分
請乃增以權字及太后稱制又進月錢克宮掖之用
太后深惡之因雷允恭遂併錄前後欺罔事竄之在
貶所專事浮屠因果之說

宋夏竦

夏竦江州人舉賢良方正累遷右正言仁宗初封慶
國公主旦數言竦材命教書資善堂選知制誥坐事
左遷知黃州仁宗卽位徙洪州竦材術過人急於取
進喜交結任數術傾側反覆世以爲奸邪當太后臨

朝嘗上疏乞與修真宗實錄不報既而丁母憂潛至京師依中人張懷德爲內助宰相王欽若雅善竦因左右之遂起復知制誥改叅知政事與宰相呂夷簡不相能復爲樞密副使太后崩罷知襄州石介奏記于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已又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婦女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弼與仲淹懼適聞契丹伐夏遂請行邊仲淹旣去朝攻者益急帝心不能無疑矣八月詔富弼宜撫河北從弼請也及仲淹旣出石介不自安亦請外得濮州通判竦恨

介不巳及介死竦言介北走契丹矣請發棺檢勘大臣有爭之者乃巳趙元昊反拜叅軍節度使知永興軍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又數請解兵柄改河中府慶曆中召爲樞密使諫官御史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每論邊事但列衆人之言至遣勅使臨督始陳十策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至軍變元昊嘗令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爲賊輕侮如此今復用之邊將解體矣且竦挾詐任數姦邪傾險與呂夷簡不相能夷簡畏其爲人不肯引爲同列旣退乃薦之以釋宿憾陛下孜孜政事

人主又
極惡仁易
多弊而
又有爲之
者

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會竦已至國門，言者
論不已，請不令入見。諫官余靖又言：竦累表引疾，及
聞召用，卽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而對叙恩
感泣，復有左右爲之地，則聖聽惑矣。章累上，卽日詔
竦歸鎮。竦亦自請還節，徙州亳州。竦之及國門也，帝
封彈疏示之。旣至亳州，上書萬言，自辯明年判大名
府。又明年召入爲宰相制，下而諫官御史復論竦，遂
改樞密使，封英國公。親事官夜入禁中，欲爲亂，領皇
城司者皆坐逐。獨楊懷敏降官，領入內都知，如故言
者以爲怵結。懷敏而曲庇之，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震。

者五帝方坐便殿，輒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夏
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出之，罷知河南府，尋以病
歸，卒贈太師中書令，賜諡文正。劉敞言：世謂竦姦邪，
而諡爲正，不可改諡文莊。

宋王欽若

王欽若，臨江軍新喻人，父仲華，侍祖郁，官鄂州。會江
水暴至，徙家黃鶴樓，漢陽人望見樓上，若有光景，是
夕欽若生。太宗伐太原時，欽若纔十八，作平晉賦論
獻行在，後擢進士。真宗卽位，歷官判三司理欠，憑由
司時，母賓古爲度支判官，嘗言曰：天下連負自五代。

迄今理督未已，民病幾不能勝矣。僕將啓獨之欽若，一夕命吏勾校成數，翌日上之真宗。大驚曰：先帝顧不知邪？欽若徐曰：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人心，爾卽日放適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素與冠準不協，及還罷爲資政殿學士，尋判尚書都省，修冊府元龜，或裒贊所及，欽若自名，表首以謝，卽繆誤有所譴問，戒書吏但云楊億以下，其所爲多此類也。議立皇后，叅知政事趙安仁謂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於相門，他日與王欽若論，方今大臣誰最爲長者？欽若欲辨安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安仁昔爲

亦好

故相沈義倫所知常欲報之上始有意斥安仁矣三
司使丁謂叅知政事初王旦欲引李宗諤叅知政事
宗諤家貧且前後資借之甚多王欽若知之故事叅
知政事謝日所賜幾千緡欽若因奏王旦欲引宗諤
叅知政事得賜物以償已債非爲國擇賢也明日且
果以宗諤名聞上變色不許故用丁謂會上論時文
之弊欽若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識體士銜父誅死
而振爲贈告乃曰世有顯人士銜以故不大用欽若
性傾巧敢爲矯誕樞密副使馬知節薄其爲人未嘗
詭隨上嘗以喜雪詩賜近臣而誤用劣韻王旦欲白

上欽若曰天子詩豈當以禮部格校之且遂止欽若
退遽密以聞已而上諭二府曰前所賜詩微欽若言
幾爲衆笑且唯唯知節具斥其姦狀上亦不罪也欽
若每奏事或懷數奏但出其一二其餘皆匿之既退
則以已意稱上旨行之知節嘗於上前顧欽若曰懷
中奏何不盡出及王懷信等上平蠻功樞密院議行
賞久不決上曰欽若等異常不和事大小動輒爭競
於是二人俱罷尋以使相判河南府與宰相丁謂不
相悅請就醫京師不報謂使人給欽若曰上甚思一
見君欽若信之與疾而歸謂言欽若擅去官守無人

八
臣禮命御史中丞薛映就第按問欽若皇恐伏罪降
司農卿分司南京是時馮拯病太后有再相欽若意
卽取字緘置湯藥合遣中人齎以賜且口宣之至國
門而人未有知者既朝復拜司空同平章事玉清昭
應宮使兼譯經使始赴傳法院感疾亟歸卒贈太師
中書令謚文穆仁宗嘗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
其所爲真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
年劉承珪時謂之五鬼姦邪險僞誠如聖諭欽若後
無子以叔之子爲後

宋呂惠卿

呂惠卿，泉州晉江人，起進士，爲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見王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熙寧初，安石爲政，惠卿方編校集賢書籍，安石言於帝曰：「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及設制置三司條例，以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必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其筆擢。」崇正殿說書判司農寺司馬光諫，帝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爲。安石賢而懷，不閉世務。惠卿爲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爲奸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辯。」

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會惠卿爲翰林學士安石求去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曰投匭上書留之安石力薦惠卿爲參知政事惠卿懼安石去新法必搖作書徧遺監司群守使陳利害又從容白帝下詔言終不以吏違法之故爲之廢法故安石之政守之益堅議罷制科馮京爭之不得弟升卿無學術引爲侍講又用弟和卿計制五等丁產簿使民自

供手實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鷄豚亦徧抄之隱匿者許告而以貲三之一充賞民不勝其困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使給甲赴官不遺一人上下騷動鄭俠疏惠卿朋姦壅蔽惠卿怒又惡馮京異已而安石弟安國惡惠卿好諛而辱之於是乘勢併陷三人皆獲罪安石以安國之故始有隙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爲韓絳爲相不能制請復用安石安石至猶與共事御史蔡禧承論其惡中丞鄧綰亦欲彌逢前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安石子雱復深憾惠卿遂諷綰發惠卿兄弟強借秀州華亭富民錢五

其中大有
妙處非人
之所能及

百萬與知華亭縣張君濟買田其惠卿鄭三舅者往
來君濟間共爲奸利事置獄鞠之罷惠卿出守陳而
張君濟之獄久未成王粲令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
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鄭竟死獄中
君濟決配某州王安石不知也省衛告惠卿於陳惠
卿以狀聞且訟安石盡棄所學陷紛縱橫之末數方
命矯令罔上要君帝以狀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
問粲粲言其情安石咎之粲憤恚疽發背死帝頗厭
安石所爲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書言宜錄安石子
及婚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爲國司直

而爲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之帝以綰操心頗僻賦性奸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鞏州久之惠卿徙知延州始陝西緣邊漢蕃兵各自爲軍每戰則以蕃部爲先鋒而漢兵城守伺便乃出戰惠卿始合之爲一先蒐補守兵而出其選以戰隨屯置將具條約上之邊人及議者多言不可路都監高永亨老將也爭之力奏斥之蕃部屈全也將入寇惠卿以近世帥臣多養威持重乃將牙兵按邊啓師于東郊遂趨綏德抵無定河歷十有八日而還俄丁母憂元豐五年知太原府入見將使仍鎮鄜廷惠卿曰陝西之師

非唯不可以攻亦不可以守要在大爲形勢而已帝
田如惠卿言是爲陝西可棄也豈宜委以邊事數其
輕躁矯詔之罪斥知單州貶爲光祿卿分司南京再
責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當制備載其罪於訓詞
天下傳訟稱快焉紹聖中復知延州赴延安帥道出
西都時程願居里中謂門人曰吾聞呂吉甫未識其
面明旦西出必經吾門我且一覘之迨旦了無所聞
詢之則過已久矣道旁多不知願歎曰夫以從者數
百人馬數十行道中能使悄然無聲取衆如此可謂
整肅矣立朝雖多可議其才亦何可撓夏人復入寇

將以全師圍延安惠卿脩米脂諸砦以備寇至欲攻則城不可近欲掠則野無所得欲戰則諸將按兵不動欲南則懼腹背受敵留二日卽拔柵去遂陷金明惠卿求詣闕不許以築威戎威羗城拜保寧武勝兩軍節度使御史常安民言北都爲河朔重鎮旣除惠卿爲留守而惠卿辭疾臣願陛下振發主斷趨令起發因面奏惠卿賦性深險王安石援引爲執政及得志遂攻安石使移此心以事君其薄可知惠卿若見陛下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朝廷及惠卿過關請對旣見上果言先朝事而泣上正色不荅

計卒不得施而去時論快之始惠卿逢合王安石驟
致執政及安石去位遂極力排之至發其私書於上
安石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益深悔爲惠卿
所誤也雖章惇曾布蔡京當國咸畏惡其人不取引
入朝以是事從外服訖於死云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

左編

奸類

宋蔡確

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父徙陳，確有智數，尚氣，不謹細行。第進士，調邠州司理參軍。以賄聞，轉運使。薛何行部欲按治，見其儀觀秀偉，召與語，奇之，更加延譽。韓絳宣撫陝西，見所製樂語，以爲材薦。於弟開封尹維辟管幹右廂公事，維去而確至，舊制當庭參，確不肯。後尹劉庠責之，確曰：「唐藩鎮自置掾屬，故有是。」

禮、今、輦、轂、下、比、肩、事、主、雖、故、事、不、可、用、遂、乞、解、職、王
安石薦確徙爲三班主簿用鄧綰薦爲監察御史裏
行王韶開熙河多貸公錢奈帥郭達劾其罪韶使杜
純鞫治得實安石卻其牘更遣確確希意直韶達純
獲譴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知神宗已厭安石因
安石乘馬入宣德門與衛士兢卽疏其過以賈直時
獄起皇城卒事多不備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
之與府獄同王珪奏遣確詣臺參治確鍛鍊爲獄潤
甫均不能制密奏確恠掠諸囚確伺知之卽劾二人
庇有罪且詐使吏爲使者慮問囚稱寃輒苦辱之帝

頗疑其濫連遣諫官及內侍審直皆怖畏言不寃由是潤甫均皆罷而確得中丞猶領司農凡常平免後法皆成其手太學虞蕃訟學官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以下皆逮捕械繫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潤共爲一室設大盆於前凡羹飯餅葷舉投其中以杓混擾分飼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間無一事不承遂劾叅知政事元絳有所屬請絳出知亳州確代其位確自知制誥爲御史中丞叅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咄罵而確自以爲得計也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事無大小

並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柄
中書確說王珪曰公在相位久必得中書令珪信
不疑確乃言於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但令
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爲然故確名爲
次相實顯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拱手而已帝雖
以次序相珪確然不加禮重屢因微失罰金每罰輒
門謝宰相罰金門謝前此未有人皆恥之哲宗立轉
左僕射兼門下韓縝入相中書用其兩姪爲列卿確
風御史中丞黃履劾縝始詔三省凡取旨事及臺諫
官章疏並執政同進擬不專屬中書蓋確畏失權又

復改制也爲永裕山陵使靈駕發引之夕不宿於次
在道又不扈從還又不丐去御史劉摯王巖叟連摯
之言確有十當去有熙寧元豐時冤獄苛政首尾預
其間至今日稍語於人曰當時確豈敢言此其意欲
固竊名位反歸曲於先帝也司馬光呂公著進用獨
除苛政確言皆已所建白公論益不容太皇太后猶
不忍卽退斥元祐元年始罷知陳州明年坐第碩事
奪職徙安州又徙鄧確後卒于貶所紹聖元年馮京
卒哲宗臨奠確子渭京婿也於喪次中闕訴贈太師
謚曰中懷遣中使護其葬又賜第京師崇寧初配饗

哲宗廟庭蔡京請徽宗書元豐受遺定策殊勲宰相蔡確之墓賜其家高宗卽位下詔暴羣姦之罪貶確武泰軍節度副使竄涇英州凡所與濫恩一切削奪天下快之先是神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珪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對曰陛下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確帝嘗欲召司馬光珪薦俞克帥慶使上平西夏策珪意以爲旣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永樂之敗死者十餘萬人實珪啓之

宋邢恕

邢恕，鄭州陽武人，博貫經籍，能文章，喜功名，論古今成敗事，有戰國縱橫氣習。從程顥學，因出入司馬光、呂公著門，登進士第。公著薦于朝，得崇文院校書。王安石亦愛之，因賓客諭意，使養晦以待用。恕不能從而對，其子雱語新法不便，安石怒，諫官亦言新進士未歷而卽處館閣，開奔競路。出知延陵縣，神宗見其送文彥博詩，稱於確，乃進職方員外郎。帝有復用光公著意，確以恕於兩人爲門下客，亟結納之。恕亦深自附託，乃爲確畫策，稍收召名士於政事，微有更革。

自是相與如素交、帝不豫、恕與確成謀、密語宣仁后之姪公繪、公紀曰、家有白桃著花、道書言可療上疾、邀與歸視之、至則執其手曰、蔡丞相令布腹心、上疾不可諱、延安冲切、宜早有定論、雍曹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耶、急趨出、恕計不行、則反宣言、太后屬意雍王、與王珪表裏導、確約珪入問疾、陽鈞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劍、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旣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恕益無所施、猶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哲宗立、選起居舍人、又爲公繪具奏、乞尊崇朱太妃爲高氏、異

除

日計后詰之曰汝素不識字誰爲之者公繪不得隱以恕對具上其藁時恕方召試中書遂出知隨州改汝襄河陽恕久斥外蓄怒憤問道謁確於鄧相與謀日者所造定策事及司馬康赴闕恕特招康道河陽因勸康作書稱確爲他日全身保家之計康與恕同年登科又以恕出其父光門下信之作書如恕言恕本意必得康書者以謂司馬光之子云爾則確定策事可取信於世旣而梁燾自潞州以左諫議召恕亦要燾出河陽旣至恕連日夜論確定策功不休且以康與確書爲證燾不悅會吳處厚奉確詩燾因是遂

與劉世安等共請誅確。確既貶竄，恕亦坐責監永州。酒，康初欲從恕，招邵雍、子伯溫。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矣。伯溫曰：恕碩巧，或以事要公。休公休，若從之，則必爲異日之悔矣。公休，康字也。及熹等論確，恕罪亦指康書。詔令康分析。康乃悔之。紹聖初，恕權知青州，入對泣曰：臣不謂今日復得見陛下，以至淚濺御袍。上不樂，遂令赴青州。先是，恕請覲韓忠彥，曰：恕所言必有以惑聖聽。上曰：恕自謂有定策功，曾布曰：恕嘗謂元祐執政言，恕雙手付與箇太平天下，却逐恕在外，聞者皆笑之。上亦

笑布又曰此人學識以至盡心公家誠不可得但多
犯分如欲調蔡確與司馬光令新舊人協力同心此
豈可得上亦笑之紹聖四年四月上宣諭王珪當先
帝不豫時持兩端又言高士英者請黃履問誰當立
者曾布林希曰天命何可移易兼宣仁必無此心
上曰宣仁乃婦人之堯舜也外則王珪等內則梁惟
簡輩妄爲此紛紛爾上之嗣位邢恕與蔡確等自謂
有定策功既而確處貶所恕亦斥不用心恨之及章
惇蔡卞得政將甘心元祐諸人引恕自助召爲御史
中丞恕既處風憲遂誣宣仁后有廢立謀恕又教蔡

懋上文及甫私牘爲度詞歷詆梁燾劉摯云陰圖不
軌且加司馬光呂公著以凶悖名悖使蔡京置獄於
同文館組織萬端將悉陷諸人於族罪旣而無所得
乃已恕本從程門得游諸公卿間一時賢士爭與之
交恕善爲表暴蚤致聲名而天資反覆行險冒進爲
司馬光客卽陷光附章惇卽背惇至與三蔡爲腹心
則之死弗替上謗母后下誣忠良幾欲禍及宗廟子
僚及恕在時爲司農丞靖康初至少卿奉詔館金國
使是時肅王使幹離不軍爲所質朝廷議亦留其使
以相當於是踰月不遣都管趙倫燕人也性猾偷懼

不得歸乃詐以情告倂曰金國有余覩金吾者尙領
契丹精銳甚衆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二
酋倂以聞大臣信之卽爲賜余覩詔書授倫納衣領
中厚與倫金帛倫獻其書粘罕以聞金主報令深入
攻討遂復提兵南下倂時出知岳州詔責其始禍削
籍停官旣而京闕失守云

宋章惇

章惇建州浦城人父俞徙蘇州熙寧初王安石秉政
悅其才用爲編脩三司條例官時經制南北江羣蠻
命爲湖南北察訪使守臣言峽州羣蠻苦其酋剝刻

蘇洵附辰州布衣張翹亦言南北江羣蠻歸化朝廷
遂以事屬淳淳募流人李資張竑等往招之資竑滿
于夷婦爲酋所殺遂致攻討由是兩江扇動神宗疑
其擾命安石戒惇勿輕動惇竟以三路兵平懿洽鼎
州以蠻方據潭之梅山遂乘勢而南轉運副使蔡燁
言是役不可亟成神宗以爲然專委於燁安石主惇
爭之不已旣而燁得蠻地安石恨燁沮惇乃薄其賞
進惇脩起牯注以是兵久不決召惇還擢知制誥呂
惠卿去位鄧綰論惇同惡出知湖州入爲翰林學士
元豐三年拜叅知政事罷知蔡州五年召拜門下侍

郎豐稷奏曰官府肇新而淳首用非稽古建官意稷
坐左遷諫官趙彥若又疏惇無行不報哲宗卽位知
樞密院事宣仁后聽政惇與蔡確矯唱定策功確罷
惇不自安乃駿司馬光所更役法請發司馬光呂公
著彖斲其棺哲宗不聽惇意不愜請編類元祐諸臣
章疏識者知禍之未弭也遂治劉安世范祖禹諫禁
中顧乳媪事又起同文館獄初劉摯與呂大防爲相
文彥博子及甫居喪在洛怨望服除恐不得京官抵
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計未可必當塗猜怨於鷹揚
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

粉昆必欲以恥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可爲寒心。其爲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者，世以駙馬都尉爲粉侯，韓嘉彥尙主，以兄忠彥爲粉昆也。恕以書示蔡確，蔡謂渭上書訟摯及大防等十餘人，陷其父確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爲證。時章惇蔡卞誣造元祐諸人事不已，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爲摯有廢立之意，遂起同文館獄，用蔡京、安惇雜治，逮問及甫及甫元祐末，德大防除權侍郎，又忠彥雖罷，哲宗眷之未衰，乃託其亡父，嘗謂司馬昭指劉摯粉謂王巖叟面如白粉，昆謂梁燾字况之，况猶兄也。又問

實狀。但云疑其事如此。會擊卒。京奏不及考驗。遂免其子官。與家屬徙英州。凡三年。死於瘴者十八人。徽宗立。詔反其家屬。用子跋請得歸。葬跋。又伏闕訴及甫之誣。遂貶及甫。并涓於湖外云。惇又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哲宗曰。朕遵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然重得罪者千餘人。或至三四謫徙。天下寃之。惇用邢恕爲御史中丞。恕以北齊婁太后宮名。宣訓嘗廢孫少主。立子常山王演。記司馬光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猶可慮。又誘高士京上書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

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高士克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此士克去之皆欲誣宣仁后以此實之悖遂追貶司馬光王珪遵裕奉國軍留後結中官郝隨爲助欲追廢宣仁后自皇太后太妃皆力爭之哲宗感悟焚其奏隨覘知之密語悖與蔡卞明日悖卞再言哲宗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悖卞乃已悖又以皇后孟氏元祐中宣仁后所立迎合郝隨勸哲宗起掖庭秘獄託以左道廢居瑤華宮其後哲宗頗悔乃嘆曰章惇壞我名節悖又結外戚劉友端相表裏請建劉賢妃於中宮惇疑魯布在樞府間已擢林

希同知樞密院以相伺察希日爲布所誘且怨惇不引爲執政遂叛惇會邢恕論希罪惇因并去之罷知亳州布不能救也初神宗用王安石之言開熙河謀靈夏師行十餘年不息逮聞未樂之敗神宗當宁慟哭循致不豫故元祐宰輔推本其意專務懷柔外國西夏請故地以非要害城砦還之惇以爲威國棄地罪其帥臣遂用淺攻撓耕之說肆開邊隙絕夏人歲賜進築汝遮等城陝西諸道興役五十餘所敗軍覆將復棄青唐死傷不可計知天下怨已欲塞其議請詔中外察民妄語者論如律優立賞遷告訐之風浸

威民有被酒狂謔者詔貸其死傳竟論殺之哲宗崩
皇太后議所立惇厲聲曰以禮律言之母弟簡王當
立皇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是神宗庶子惇復曰
以長則申王當立皇太后曰申王病不可立惇尚欲
言知樞密院事曾布叱之曰章惇聽太后處分皇太
后決策立端王是爲徽宗遷惇特進封申國公爲山
陵使靈舉陷澤中踰宿而行言者劾其不恭罷知越
州右正言任伯雨論其欲追廢宣仁后再貶雷州司
戶參軍徙睦州卒妻張氏甚賢惇之以相也張病且
死屬志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語陳瓘曰悼亡

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言，惇無以對。紹興五年，高宗閱任伯雨章疏，手詔曰：惇誣宣仁后，欲追廢爲庶人。賴哲宗不從其請，使其言施用，豈不上累泰陵，貶昭化軍節度副使。子孫不得仕於朝，詔下海內稱快。獨其家猶爲辯誣論。見者哂之。安置蔡確于新州，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隙，上之以爲皆涉議訕，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以斥東朝語尤切害。確詩云：皎皎名臣郝甌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鈞臺蕪沒知何處，太息

恩公俯碧灣於是臺諫言確怨謗包正其罪詔確具
析確自辯甚悉右正言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
何待具析此乃大臣委曲爲之地耳乃貶確光祿卿
分司南京臺諫論之不置而諫議大夫范祖禹亦言
確之罪惡天下不容尙以列卿分務留都未厭衆論
執政議寘確於法范純仁王存獨以爲不可力爭之
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自
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
遂不敢言越六日再貶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純仁
又言於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

間曖昧不明之過。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爲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不聽。時中丞李常中書舍人彭汝礪侍御史盛陶皆諫不可。罪確悉貶。遠州確新州未幾卒。太皇太后高氏崩。呂大防爲山陵使。甫出國門。楊畏首叛大防。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卽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潤甫李清臣等行義各加題品。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爲相。帝深納之。遂復

惇惠卿官安世諫以爲不可出知成德軍紹聖元年
以曾布爲翰林學士承旨以張商英爲右正言帝初
卽位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時爲開封推官
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
未乾卽議變更得爲孝乎復屢請執政求進且爲庾
詞貽蘇軾求入臺云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一巡
如何孫林過軾竊得其簡示呂公著之子希純希純
曰公著公著不悅出商英爲河東提刑至是召爲右
正言商英在外十年憾元祐諸臣因極力攻之上疏
言神宗盛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

呂大防援引朋儔敢行私議凡詳定局之建明與
之勘會戶部之行遣言官之論列詞臣之諾命無非
指撻強笑翦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股肱於外天下
之勢岌岌殆矣今天下清明誅賞未正乞下禁省檢
索前後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望陛下與大臣斟
酌可否焉。瓘因問惇曰天子待公爲政敢問何先。惇
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辯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果
爾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聲曰光不務續述先烈而大
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
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

甚矣爲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惇不
悅帝既相惇范純仁請去益力章惇嘗言元祐初司
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
而明之或曰林希可會希赴成都過關惇用爲中書
舍人典書誥逞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爲執政希久
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賢貶黜之制皆希爲之
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宜仁讀者無不
憤歎一日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名節矣蔡卞爲國
史修撰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錄盡書王
安石之過以明先帝之聖蔡卞安石婿也上疏言實

錄所紀類多疑似不根乞重行刊定詔從之以卞兼
同修國史卞遂從安石從子防求安石舊作日錄文
飾姦僞芟落事實盡改正史以黃履爲御史中丞元
豐未履爲中丞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確惇有
所嫌惡則使恕通風於履卽排擊之時謂之四凶爲
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惇復引用俾報復仇怨元祐
正臣無一得免者矣黃履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等
交章論司馬光等變更先朝之法叛逆理章惇蔡
卞請發光公著冢斲棺暴尸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
盛德事也帝乃止於是追奪光公著贈謚卞所立碑

八 卷之三十一
李王巖叟贈官貶大防爲秘書監摯爲光祿卿轍爲
少府監竝分司南京初李清臣冀爲相首倡紹述之
說以計去蘇轍范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
心甚不悅復與爲異惇旣貶司馬光等又籍文彥博
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
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乃
下詔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
告天下餘悉不問議者亦勿復言摯語諸子曰上用
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
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紹聖

二年右丞鄭雍知陳州章惇之貶斥元祐舊臣皆以白帖子行遣上疑惇惇甚懼雍私語惇曰用白帖子有王安石故事惇大喜取其牘自上惇遂安議者謂雍欲以此結惇也然雍竟罷絀四年三省言司馬光等倡爲姦謀詆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黨雖已死及告老亦宜薄示懲沮遂追貶司馬光清遠軍呂公著建武軍俱節度副使王巖叟雷州別駕未幾復追貶光朱厓軍司戶公著昌化軍司戶流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等于嶺南貶韓維等三十人官大防道卒大防之徙安州也其兄大忠自涇

厚入朝帝訪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
今處安陸爲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爲人所賣二三
年可復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繩之益力會侍
御史來之邵言司馬光咄咄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
誅獨劉摯尙存實天以遺陛下於是三省言呂大防
等爲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不異頃朝廷雖嘗愆責
而罰不稱愆生處異常無以垂示萬世遂貶大防舒
州摯鼎州團練副使輒化州熹雷州別駕純仁武安
軍節度使安置於循新雷化永五州韓維再謫均州
安置王觀呂陶范純禮顧臨孔武仲呂希哲吳安詩

秦觀等十七人通隨峽衝饒均連橫諸州居住孔平仲落職知衡州張耒罷補之賈易竝監當官朱光庭孫覺竝追奪官職秩復追貶孔文仲爲別駕中書舍人葉濤當制文林醜詆聞者切齒先是左司諫張商英上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以激怒之由此諸賢皆不免時燾已卒大防行至虔州信豐而卒天下惜之後詔許大防歸葬始大防卒上聞之曰大防何以至虔州及其家請歸葬卽許之議者由是知痛貶元祐黨人皆非帝本意也旣而蘇軾自惠州徙

昌化軍范祖禹自賓州徙賓州劉安世自英州徙高州以曾布知樞密院事林希同知院事許將爲中書侍郎蔡卞黃履爲尚書左右丞布初附章惇觀惇引居同省故章惇制極其稱美復贊紹述甚力惇忌之處于樞府由是稍不相能時惇下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將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帝深然之章惇議遣召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惇志不快於是中書

舍人蹇序辰上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守外唯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謔宗廟睥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彰著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緝而藏之歲久必致淪棄願選官編類人爲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章惇蔡卞請卽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鉉編類凡司馬光等一時施行文書摺拾附著纖悉不遺由是縉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以邢恕爲御史中丞章惇實啓上也恕嘗謂惇有定策功而惇每疑元祐人復用謀誅絕之知恕肯任此事故不以序選改時惇與卞已不成恕

卽上疏論朋黨。是時詔放歸田里。程願送涪州編管。坐與司馬光同惡相濟也。先是上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願妄自尊大。至欲於延和講說。令太母同聽。在經筵多不遜。可與編管。願素與邢恕善。林希意。恕必救願。則因以傾恕。語人曰。便斬願萬段。恕亦不救。聞者笑之。惇下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等謀。且結內侍郝隨爲助。媒孽宣仁嘗欲危帝之事。旣貶王珪。又起同文館獄。又誣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結主宣仁閣內侍陳衍謀廢立。時衍已先得罪。配朱崖。又以内侍張士良嘗與衍同主后閣。

自郴州召還使蔡京安惇雜治之以實其說京等列
鼎鑊刀鋸於前謂之曰言有卽還舊職無則就刑士
良仰天大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
乞就戮京等鍛鍊無所得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
內侍劉瑗等於外以翦除人主腹心羽翼爲大逆應
處死帝頗感之至是惇下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爲庶
人太后方寢聞之遽起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
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三年春正
月帝崩端王佶卽位太后權同聽政赦以韓忠彥爲
門下侍郎仍復范純仁等官徙蘇軾等于內郡蔡卞

有罪免。追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
摯等三十三人官。六月，邢恕有罪，安置均州。九月，章
惇有罪，免。詔改元時議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太
公至正消釋朋黨。遂詔改明年元爲建中靖國。由是
邪正雜進矣。初，曾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
給事中徐勣。勣對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天下之事
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與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
存，臣未見其可也。」

宋曾布

曾布，南豐人。年十三而孤，學於兄鞏，同登第。調宣州。

司戶叅軍熙寧二年以韓維王安石薦上書言事神
宗召見論建合意授崇政殿說書判司農事檢正中
書五房凡三日五受敕告與呂惠卿共創青苗助役
保甲農田之法掖庭詔獄成付執政議罪法官謂厥
魅事未成不當處極典布曰驢媚蛇霧是未成否衆
皆矍然於是成者三人惇以士心不附詭情飾過薦
引名士彭汝礪陳瓘張庭堅等乞正所奪司馬光呂
公著贈諡勿毀什碑布以爲無益之事又奏人主操
柄不可倒持今日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
陛下臣如不言孰敢言者其意蓋欲傾惇而未能會

哲宗崩皇太后詔宰相問誰可立惇乃異議布叱惇使從皇太后命徽宗立惇得罪罷遣中使召蔡京鑲院拜韓忠彥左僕射京欲探徽宗意徐請曰麻詞未審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命兩相之意徽宗曰專任一相京出宣言曰子宣不復相矣已而復召曾肇草制拜布右僕射其制曰東西分臺左右建輔忠彥雖居上然柔懦事多決於布布猶不能容

宋蔡卞

蔡卞與兄京同年登科王安石妻以女因從之學拜中書舍人哲宗立選禮部侍郎使於遼遼人頗聞其

名下適有寒疾命載以白駝車典客者曰此君所乘
蓋異禮也使還知宣州歷揚廣越潤陳廣州寶貝業
奏一無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蕃薇露灑衣送
之紹聖元年復爲中書舍人上疏言先帝城德大業
卓然出千古之上發揚休光正在史策而實錄所紀
類多疑似不根乞驗索審訂重行刊定使後世考觀
無所迷惑詔從之以卞兼國史脩撰初安石且歎悔
其所作目錄命從子防焚之防諛以他書代至是卞
卽防家取以上因芟落事實文飾姦僞盡改所修實
錄正史於是呂大防范祖禹黃庭堅皆獲深譴四年

拜尚書左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
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徽
宗卽位諫官陳瓘任伯雨御史龔夬疏其兄弟姦惡
瓘併數卞尊私史以歷宗廟之罪伯雨言卞之惡有
過於淳去年封事數千人皆乞斬惇卞公議於此可
見矣遂貶其大罪有六曰誣罔宣仁聖烈保祐之功
欲行追廢一也凡紹聖以來竄逐臣僚皆卞啓而後
行二也官中厭勝事作哲宗方疑未知所處惇欲召
禮法官通議卞云旣犯法矣何用禮法官議皇后以
是得罪三也編排元祐章廣姦非語言被罪者數千

人議自下。四也。鄧浩以言忤旨。下激怒。哲宗致之。遠謫。又請治其親。致送別之罪。五也。蹇序辰建。有詳訴理之議。章惇遲疑未應。下卽以二心之言迫之。惇默不敢對。卽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凡此皆下謀之。而惇行之六也。願亟正典刑。以謝天下。貶分司池州。纔踰歲。起知大名府。擢知樞密時。京居相位。下禮辭不許。帝謀復湟鄯。問於下。下以王厚高。永年對與京合謀。竭府藏以事邊。募商運糧。不復問其直貴賤。鄯荒。至斗米錢四千束。芻錢千二百。秦中騷困。永年竟爲帳下執法以降。自是西方交兵。連年

不息追警任伯雨所言曲自辨理至欲會獄證治諸人坐貶卞居心傾邪一意以婦公王氏所行爲至當以安石從祀孔子廟庭位次孟軻下

宋蔡京

蔡京興化仙游人登熙寧二年進士第使遼還拜中書舍人改知開封府元豐末大臣議所立京附蔡確將害王珪以貪定策之功不克司馬光秉政復差役法爲期五日同列病大迫京獨然糾悉改畿縣顧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存已而臺諫言京悞邪壞法出知成德

軍紹聖初入權戶部尚書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
久不決京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爲
惇然之顧役遂定差顧兩法惇光不同十年間京再
葢其事成於反掌常安民言中官豪橫與侍從官相
交結同爲欺罔願重爲降責以肅百官獄具章惇主
之甚力止罰金安民因論京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飾
非巧足以移奪大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
否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
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
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去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

矣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後安民竟爲京以計逐之御史陳師錫言京與弟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日夜交結內侍戚里以覲大用京援引夙黨至數百人鄧洵武內行汙惡搢紳不齒豈可滓穢史筆向宗回宗良亦陰爲京助是皆國之深患若出之於外社稷之福也帝曰此於東朝有礙卿爲我處之對曰審爾臣具白太后言自昔母后臨朝危亂天下載在史冊可考而知至於手書還政未有如聖母退抑謙遜真可爲世法而蔡京陰通二向妄言宮禁預政以誣聖德不可不察徽宗卽

臣才不
所

國
失

位奪職提舉洞霄宮居杭州童貫以供奉官詣三吳
訪書畫奇巧畱杭累月京與游不舍晝夜凡所畫屏
障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至帝所
由是帝屬意京徽宗有意修熙豐政事起居舍人鄧
洵武黨京撰愛莫助之圖以獻徽宗遂決意用京忠
彥罷拜尙書左丞俄代曾布爲右僕射制下之日賜
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
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
首謝願盡死京起於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爲
而京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條例故事卽都省

置講議司自爲提舉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十餘人爲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詞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用馮澥錢適之議復廢元祐皇后罷科舉法令州縣悉做大學三舍考選建辟雍外學於城南以待四方之士推方田於天下椎江淮七路茶官自爲市盡更鹽鈔法凡舊鈔皆勿用富商巨賈齎十萬緡一旦化爲流丐甚者至赴水及縊必提點淮東刑獄章絳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奪其官因鑄當十大錢盡陷絳諸弟御史沈琦等用治獄失意羈劓者六人陳瓘子彙以上書黥置

海島南開黔中、築靖州、辰溪、徭叛殺淑浦、令京重爲賞募殺一、首領者、賜之絹三百、官以班行、且不令質究本末、荆南守馬城言有生徭、有省地徭、今未知叛者爲何種族、若計級行賞、恐不能無枉濫、蔣之奇知樞密院、恐忤京意、白言城不體國、京罷城、命舒亶代之、以勦絕羣徭爲期、西收涅州、鄯廓、取犂犊夜郎地、擢童貫領節度使、其後楊戩、藍從熙、譚稹、梁師成皆踵之、建瀘、鄭曹、拱州爲四輔、各屯兵二萬、而用其姻非昵、宋喬年、胡師文爲郡守、禁卒扞振、月給錢五百、驟增十倍、以固結之、威福在手中、外莫敢議、時元祐羣

臣貶竄成徒畧盡京猶未慄意命等其罪狀首以司
馬光目曰姦黨刻石文德殿門又自書爲大牌徧班
郡國初元符末以日食求言言者多及熙寧紹聖之
政則又籍范柔中以下爲邪等凡名在兩籍者三百
九人皆錮其子孫不得官京師及近甸時承平旣久
帑廩盈溢京倡爲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
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居杭州政和二年召還京師復
輔政三日一至都堂治事初國制凡詔令皆中書門
下議而後命學士爲之至熙寧間有內降手詔不由
中書門下共議益大臣有陰從中而爲之者至京則

又患言者議故作御筆密進而丐徽宗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而行至有不類帝札者群下皆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之而亦不能止矣既又更定官名以僕射爲太宰自稱公相總治三省追封王安石蔡確皆爲王省吏不復立額至五品階以百數有身兼十餘奉者侍御史黃葆光論之立竄昭州拔故吏魏伯芻領權貨造料次錢券百萬緡進入徽宗大喜持以示左右此太師與我奉料也擢伯芻至徽猷閣待制京每爲帝言今泉幣

所積贏五十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於是鑄九鼎，建明堂，修方澤，立道觀，作大盛樂，制定命寶，任五昌齡爲都水使者，鑿大杯三山，大興工役，無慮四十萬。延福宮、景龍江之役起，浸淫及於良嶽矣。子攸修、修、攸子行皆至大學士，視執政。隆尚茂德，帝姬，帝七幸其第，養子無算，命坐傳觴，畧用家人禮，廝養居大官。媵妾封夫人，然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宣和二年，令致仕。六年，以朱勳爲地，再起領三省。京至是四常，國目昏眊，不能視事，悉決於季子條。凡京所判，皆條爲之。且代京入奏，驟引其婦兄韓杞爲戶部侍郎。

野史子見

媿孽密謀斥逐朝士創宜和庫式貢司四方之金帛與府藏之所儲盡拘括以實之爲天子之私財宰臣白時中李邦彥惟奉行文書而已既不能堪兄攸亦發其事上怒欲寬之京力丐免特勒條侍養而安置韓梠黃州未幾褫條侍讀毀賜出身敕而京亦致仕方時中等白罷條以撼京京殊無去意帝呼童貫使詣京令上章謝事貫至泣曰上何不容京數年當有相纒請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以章授貫帝命詞臣代爲作三表請去乃降制從之欽宗卽位邊遽日急京不也盡室南下爲自全計天下罪京爲六賊之首侍

御史孫觀等始極疏其姦惡乃貶節度副使衡州安置行至潭州。帝亦知其姦屢罷屢起且擇與京不合者執政以梏之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蒲伏叩頭無復廉恥。燕山之役京送攸以詩賜寓不可之意冀事不成得以自解時韓忠彥雖首相而會布專政漸進紹述之說諷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於帝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宜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議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為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

故挾此以籍口以元豐爲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
祐爲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
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沉毅剛正曾布憚
之謂駢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
詵怒會詵館遼使純禮主宴詵誣其輒斥御名遂罷
知穎昌府帝旣以宦官官妾之譽屬意用蔡京會韓
忠彥與曾布交惡謀引京自助復召京爲翰林學士
承旨以鄧洵武爲給事中兼侍講洵武爲起居郎嘗
因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神宗行
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宗彥更神宗之法是忠

彥爲能繼父志陛下爲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
蔡京不可尙書左丞陸佃與曾布比而持論近恕每
欲叅用元祐人材尤惡奔競嘗曰人無大相遠當以
資歷序進小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
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補養之須其安平苟爲輕
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會御史請懲元祐餘黨佃言
于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自
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輒言揭之朝堂言者用是論
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知亳州會
布與蔡京素有隙議事多不合御史錢適言布援元

祐之奸黨擠紹聖之中賢出知潤州立黨人碑於端
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蔡京蔡卞
怨元符末臺諫之論已悉旨以黨事同日貶竄任伯
雨昌化軍陳瓘廉州龔夬化州陳次升循州陳師錫
郴州江公望南安軍常安民温州張舜民商州豐稷
台州初蔡京帥蜀張庭堅在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
助庭堅不從京恨之至是亦編管子象州戶部尙書
劉拯言漢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指前人爲黨焉
知後日不以今日爲黨乎大抵人之過惡自有公論
何必悉拘于籍而禁錮之哉蔡京大不懌風臺臣劾

之出知蘄州四年蔡卞罷五年帝以星變避殿損膳
侍郎劉達請碎元祐黨人碑寃上書邪籍之禁帝從
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碑翌日蔡京見之厲聲
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尋以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
切之禁權罷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官物詔崇寧
以來左降者無間存沒稍復有官盡還諸徙者郭天
信以方技隸太史局徽宗爲端王嘗退朝天信密遮
白日王嘗有天下旣而卽帝位因得親昵不數年至
樞密院承旨政和初拜武定軍節度使頗與聞外朝
政事見蔡京亂國每託天文以撼之且云日中有黑

宋穆宗
罪第一

子帝甚懼言之不已帝由是黜京而相張商英

時東南監司郡官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
但送至都計會宦者以獻大率靈璧太湖慈溪武康
諸山石二浙奇竹異花海錯福建荔枝橄欖龍眼南
海椰實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木皆越海渡
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
健步健走鮮甚遠數日卽遠色香味變也至是蔡京
又言陛下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者山林間物乃人
之所棄但有司奉行之過因以致擾願節其浮濫乃
請作提舉淮浙人船所命內侍鄧文誥領之詔自後

有便民之意蓋特
之似有節

有所用卽從御前降下乃如數頁餘不許妄進意欲
以便民而實擾害尤甚帝卽位銳意制作以文太平
京擢其客劉昺爲大司樂付以樂政昺引蜀方士魏
漢津見帝獻樂議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爲
度之文取帝指三節爲三寸三三爲九而黃鍾之律
成請先鑄九鼎以備百物之象帝從之崇寧二年詔
童貫監洮西軍蔡京復開邊還安撫王厚前秩會羌
人多羅巴奉溪賒羅撤謀復國朝廷患衆羌扇結遂
命王厚安撫洮西合兵十萬討之京又與內客省使
童貫善請以貫用李憲故事監其軍帝從之遂行多

羅巴知下師且至集衆以拒一呼聲言駐兵而陰戒行
羗備益弛乃與偏將高末年二共道而進多羅巴三子
以數萬人數據險要厚擊殺其二子惟少子何蒙中
流矢去道遇多羅與俱遁厚遂投湟州捷聞進蔡京
官三等蔡卞二等降德音于熙河蘭會路論棄湟州
罪貶韓忠彥爲慈州團練副使曾布爲賀州別駕凡
預議者貶黜有差自吐蕃之裔守護西塞爲不侵不
叛之臣固嘗宣力王家舊擊夏虜而王安石主王韶
章惇主王瞻蔡京主王厚三用師於其國喃氏子孫
無罪而就殺亡功鮮訖成邊患不息及金人得秦隴

乃能求其後而續其血食。孰謂夷無人哉。厚言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京責厚愈急。厚乃遣弟請保忠還。爲夏遷者所獲。遂追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爲夏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怒。必令以金帛招致之。夏乃點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沒聲言假兵于遼而朝廷用京計。又命西邊能致夏人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令陶節夫在延安大和招誘夏主。遣使巽請。皆拒之。又令殺其放牧者。夏人遂入鎮。戎畧數萬口。與羌酋溪賒羅撤合兵。逼宣威城。知鄯州高永年出禦之行。

三十里爲羗人所執多羅巴謂下曰此人奪我國使
吾宗族漂落無處所遂殺之探其心肝食焉已而羗
衆復焚大通河橋以叛新彊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
路將帥劉仲武等十人人姓名敕御史侯蒙往泰州
逮治蒙至秦仲武等囚服聽命帝悟釋不治唯王厚
坐逗遛降授郢州防禦使

初朝廷數取西夏地夏求援於遼遼爲請命林攄報
聘京密使激怒之以啓釁入境盛氣以待迓者小不
如儀輒辨詰及見遼主始跪授書卽抗言數夏人之
罪謂非朝不能加責而反爲之請禮出不意遼之君

臣不知所答及辭，遽使摠附奏求還，進築夏人城，搆摠語復不遜，遼人大怒，悉空客館，冰漿絕，煙火至舍外，積潦亦污以矢，洩使饑渴無所得，如是三日，乃遣還。兀賽餓祖犒皆廢，歸復命，議者以爲怒隣生事，張懷素妖事覺，摠與御史中丞余深及內侍雜治，得民士交關書疏數百，摠請悉焚蕩以安反側，衆稱爲長者，而京與懷素游最密，摠實爲京地也。知大名府道過關，帝言頃使遼，見其國携貳，若兼而有之，勢無不可，摠益以曩辱故，修然焉。其後北伐，益兆於此。京總三省朝廷遣使與金，以夾攻契丹，復燕雲，蔡京

童貫主之太宰鄭居中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爲大臣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妙算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耳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由是議稍寢其後金人數攻契丹契丹日蹙王黼童貫復議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不聽

京晚歲漸覺事勢狼狽亦有隱憂其從子應之自興化來因訪問近日有甚人才應之愕然曰今天下人才盡在太師陶鑄中某何人敢當此問京曰不然覺

得目前盡是面護脫取官職去底人恐山林間有人
才欲得知應之曰太師之問及此則某不敢不對福
州有張翥字柔直者抱負不苟常時適赴吏部京遂
賓致之為塾客翥曰今日救時已是遲了惟有收拾
人才是第一義京因叩其所知遂以楊時為對時自
是始有召命翥後守劍南設方畧以拒范汝為全活
一城甚得百姓心其去行在所也買冠梳雜碎之物
不可勝數從者莫測其所以後過劍南老稚迎拜者
相屬于道翥一一附勞之且所以置物分遺至今廟
食郡中後嘗為某州縣丞到任卽知虜人入必有自

海道至者於是買木爲造船之備踰時果然虜自海人寇科州縣造舟倉卒擾擾灰油材木莫不踊貴獨鬻素備不勞而辦以此凡知於帥憲知劍南會葉鐵又反民大恐卽告諭安存之率城中諸富家令出錢米沽酒買肉爲蒸糊之類遂分民兵作三替遂替燕犒酒食授以兵器先一替出城與賊接戰卽犒第二替出先替力猶未倦而後替卽得助之民大喜遂射殺賊首富民中有識葉鐵又者卽厚勞之勿令執兵只令執長鎗上懸白旗令見鐵又卽以白旗指向之衆上弓弩卽其所指而發遂中之後都統任其欲與

爭功亦讓與之其餘諸賊却得都統之力放賊之叔
父以成其反間。

宋蔡攸

攸與京權勢日相軋浮誇者復間之父子各立門戶
遂爲仇敵攸別居賜第嘗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
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爲形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
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卽
辭去客竊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此兒欲以爲
吾疾而罷我也閱數日果致仕攸進見無時益用
事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或侍燕宴則短衫窄袴塗

抹青紅雜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媒謔浪語以蠱帝
心妻朱氏出入掖禁童貫伐燕以攸副宣撫攸童朕
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入辭之日二美嬪侍上側
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涿州
留守郭藥師擁所部八千人舉涿易二州降王師入
燕進攸少師封英國公還領樞密院帝欲內禪親書
傳位東宮字授李邦彥邦彥欲立不敢留遂以付攸
攸還屬其客給事中吳敏議遂定靖康元年從上皇
南下及還都安置永州京死御史言攸罪不減乃父
燕山之後禍及宗社驕奢淫佚載籍所無當竄諸海

島詔置萬安軍乃遣使者隨所至誅之